

民國拾九年拾月卅壹日

陳霆銳律師受任黃光益君常年法律顧問啓事

民國十二年一月廿五日

本律師茲受任黃光益君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黃君之名譽信用營業財產以及其他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盡保障之責此啓

事務所博物院路二十號 電一二二七四號

電一 二七四號

電一 二七四號

熱忱擁護顧總理

(四穀)

久遠了的顧總理顧維鈞，又在上海出現了，聽說還有出使英國之說，顧維鈞是我們江蘇人，名聞中外的外交交家，又是久歷官場的能員，我們江蘇同鄉，那能不歡躍鼓舞，擁護他東山再起，顧少川由公使而總長，由總長而閣揆，由閣揆而攝行大總統職務，我們江蘇人，最會捧臉的，當然要推這位顧總理爲第一人，想到當年小顧二字的威風，至今還覺得醜羨不止，就是能娶那位富孀黃女士，已經可算富有革命精神，試問當年舊禮教觀念很深的時候，又有誰有這種娶一個外國孤孀的魄力，這是我們老鄉，爲人所不可及之一。

顧總理做官的興致很高，在曹錕時代，一帆風順，直到張上將軍兩亭做大元帥爲止，在這過程中間，風雲變幻，獨有我們老鄉做官，愈做愈高興，愈升愈華貴，手腕如何，不言可喻，本來以外交能手，施用內交手腕，左右逢源，自能有不倒之訣，不過想不到他在通緝查抄之後，忽然又來國民政府

張鼎重婚案之法院裁定

(閑閑)

張館重婚案，於星期二宣判，楊雲續問題，而其選任辯護人陳霆銳律師以爲重婚而相婚一罪，處有期徒師之辯論，固有足稱也，據陳律師刑十月，緩刑四年，關於張館余張云，其當事人張館宮余氏，雖未敗訴氏，則予以裁定，社會人士，頗以張告係夫婦及姑媳關係，彼此當各自館未判刑罪爲怪，不知是固法律手



初民逸話

(續)

(風春)

黃克強夫人之善哭

時在民國十五年三月十二日，爲中山先生陵行奠基禮之一日，時南京尚在孫傳芳之掌握中，孫時猶惴惴作態，以國民黨之主張，亦我所贊成者也，故欲奠基禮之舉行，未至阻撓，予適先二日由安徽故里抵京，卽往參加，則見黃克強夫人於稠人廣座間痛哭流涕，謂中山陵今日行奠基禮，此消息我前夜始得之，卽於昨晨粗事摒擋，乘三等車來京，不意到京後乃見京中黨員大鬧什麼左派右派，你打來，我罵去，硬將孫先生生前慘淡經營之國民黨，分裂爲二，這如何對得起孫先生在天之靈云云，且語且哭，狀甚悲哀，其徒周其來女士立其側，掩袖作態，亦若傷心萬狀者然，時圍而勸之者，爲西裝少年數輩，其一似卽爲前江蘇省黨部委員高方，是日兩派黨員果在山上大打特打，左派由侯紹裘傳于清黨時被槍決）領袖，右派由高方領袖，各以旗竿作武器，參加之國民黨要人葉楚傖日囚之而傷其顏，孫宋慶齡夫人及孫哲生，則由孫傳芳派去之武裝軍士保護下山，當時在左派陣綫中作威者，有數俄人，猶惡如讎，後皆破頭流血而遁，予歸後，於黃克強夫人之涕泣陳詞，頗覺有動於中，此黃夫人之哭，第一次爲我所注意者也，後革命軍入南京，劉紀文任京市長，凡市中有可安插私人之機關，皆被攫爲己有，時黃徒周其永，任哲兒教養院院長，其措施本不理人口，劉亟撤之，而別委一人，周遂星夜奔滬，請黃夫人來京，向劉交涉，黃乃而劉大哭，謂哲兒教養院爲本人所創辦，何以並本人一學生且不能容，哭時，且邀劉同至總部謁將主席，求其公斷，劉爲之大窘，亟表示不再派人接收，卽請黃夫人自任院長名義，而由周其永以秘書長董理院事，黃夫人允之，劉立下手諭，將所委之某甲調回，黃遂收涕而去焉。

譚延闓逝世之治療問題

湖北醫藥 卅追悼譚院長特刊

譚組菴氏生前信仰中醫、種種、可見愛護中醫之一如前次衛生部擬嚴厲取締中醫、幸得譚氏從中緩和、風、雖經西醫放血、終不治始得打銷、又如向政府提而逝、棟樑摧折、舉國同悲議設立國醫館、及延北平惜哉、現京中醫藥界、忽接施今墨大夫來京診治已疾得湖北醫藥界追悼譚院長文字、於西醫大施抨擊、吾知西醫界見之、定不甘鹹默也、吾國年來中西醫界、自總理逝後、交誼益烈、各立壁壘、今因譚氏之歿、又起意見異同之點、特節錄

數即、藉供國人之知醫者
共同探討、西醫見之、常亦
有相當之答辯焉、(追悼韓
刊之原文)

據報、看護婦見頭熱腳冷
竟以溼巾被頭、熱水洗脚
若者爲冷雹、若者爲溫療
固仍沿西醫機械治療法、
但未治其血升之來源、未
通血降之去路、僅對於熱
血殺以寒水、壓之愈甚、

